

本册目錄

(接上册)
歷代籌邊略

001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目錄

001

歷代籌邊略卷三十四目錄

唐

肅宗

暗計逼降地道破賊 上元元年

威名鎮邊 上元元年

宦官沮用大帥 上元元年

軍律不行賊報不爽 上元二年

軍法靖亂 寶應元年

兵少初到宜速戰 寶應元年

借兵受辱 寶應元年

夾擊窮寇 寶應元年

歷代籌邊略卷三十四 目錄

代宗

賊平又失布置 廣德元年

善禁暴掠 廣德元年

功臣跋扈 廣德元年

威望卻敵 廣德元年

議遷都 廣德元年

從諫黜奸 廣德元年

善計失時不戰弭亂 廣德二年

功臣略判低昂 廣德二年

善卻寇善禁掠 廣德二年

強兵於農 永泰元年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歷代籌邊略

休兵善後 永泰元年

和仍準備 永泰元年

案行知漕運利弊 永泰元年

裨將奪邊帥 永泰元年

不戰解寇 永泰元年

籌餉自耕 永泰元年

坐視叛據 大曆三年

詞令 大曆三年

益邊兵弭變兵 大曆三年

歷代籌邊略卷三十四 目錄

代宗

永泰元年

大曆三年

一一

歷代籌邊略卷三十四

臣陳麟圖恭輯謹評注

唐 肅宗

暗計逼降地道破賊 上元元年

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賊將安太清襲懷

州今河南懷慶府守之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屯兵于河

清今懷慶府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軍

于野水渡原注孟西以備之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

俱來諸將莫喻既為賊將向未戰何以知其必降光弼

窺敵至於隱發故如此安排而人不能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于憑城

唐肅宗卷三十四 暗計逼降地道破賊 一

成禽矣故設此以誘其命將之言乎汝以鐵騎宵濟為

我取之不得則勿返統其全局以觀思明此數日越將

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大尉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

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此亦在光弼意料中然

以嚴遂請降希顥與之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

善駕取亦欲使高廷暉聞之也表授金吾大將軍高廷暉聞之亦降或

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常恨不得與

我野戰聞我野次必以為可取其命將來襲必責以不

得我必死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

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光弼復擊破思明于河陽

西清諸軍決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

得其軍號軍中暗傳之口號得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

拔懷州禽太清及楊希仲送之京師懷思子瑒劫致于

幕光弼令歸之不聽光弼命卒環守復馳騎趨之

射殺七人懷思以光弼為賊殺官卒由是有隙

凡奪敵之良將有設計離間引為己用者又有己

不得用之而離間殺之者此則不用離間而使其

自降然欲使日越自降必先使其不敢歸欲使其

不敢歸必先使其賊帥以己為可禽而迫其將以

必禽並迫以不禽則必死是日越不降直思明驅

之降也思明豈甘驅之直光弼使其驅之也乃觀

其何以使其驅惟是舍往日所長之城戰而忽用

唐肅宗卷三十四 暗計逼降地道破賊 一

野戰使其喜野戰為可禽光弼自然不禽則必死

畏死則必降光弼直將史思明李日越高廷暉置

於股掌之上如指路然使之往東彼必不敢往西

心思如此真絕技矣至後世攻城者亦鑿地道用

火藥轟之遂由城崩而入而城中若先知之則必

於鑿道處設法以防其崩彼時尚無火藥故多用

人由地道入亦有於城中由地道出擊者均善法

也今為更進一說曰鑿地道攻城者恐人知當鑿

兩道以一道置火藥轟之以一道用人入城其先

鑿火藥之轟道明令城中知之使其注意防此而

暗用數人嚴飭其秘密更鑿入城之道以出其不

意如此一明一暗妙用無端庶不得於彼必得於此是亦今日攻城之穩計乎其由地道出城攻敵者宋毛德祖南北朝時人曾用以擊魏見卷二十穴亦屬妙諦合觀之尺攻人與防人均可相機採用焉

威名鎮邊 上元元年

初党項等羌見於漢時即古析支地自北周滅宕昌而項請內徙詔置靜邊等州吞噬邊鄙至德末吐蕃窺邊處之武后時散居靈夏間誘使為鄉導鈔邊至是將偏京畿乃分邠今陝西靈今甘肅肅州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議者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党項

唐肅宗

卷三十四

威名鎮邊

三

散去俄而涇今屬甘肅隴今屬甘肅部隴今屬甘肅落十萬詣鳳翔

節度崔光遠降明年寇寶雞今屬陝西又攻梁州今屬陝西

中府南刺史李勉敗走詔臧希讓代勉為刺史于是党

項歸順乾封等州部落詣希讓獻款音竭也節印詔可

党項乘亂猖獗聞郭子儀出鎮而散去旋又或降

或寇恃朝廷不暇計及耳而終誦國威故不為大

害焉

宦官沮用大帥 上元元年

詔郭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帥英武威

遠兵及河西今屬甘肅河東今屬山西鎮兵由邠甯朔方大同今屬

陝西以趨范陽今屬河北定河北詔下為魚朝恩

所沮竟不行

宦者魚朝恩妨賢病國固屬罪魁獨怪肅宗蒞寧有年豈尚不知安史之亂非郭李不能平哉胡為乾綱獨攬而竟為宦者所沮不可解已

軍律不行賊報不爽 上元二年

初史思明入洛陽即東京今屬河南畏光弼持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治塹溝築月城以守及河陽今屬河南再敗見本卷前時計通遂入城據東京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久役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懷恩勇而復麾下皆

唐肅宗

卷三十四

軍律不行賊報不爽

四

取由是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

守河陽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子邛山光弼令依山

而陳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也請隴諸原光弼

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殲

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恩復止之賊據高原乘

其未定薄之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齊發光

弼走保聞喜今屬山西河陽懷州皆陷朝廷聞之大懼益

兵屯陝今屬河南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帝以懷恩違令

覆軍部尚書詔以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為太尉統

八道行營鎮臨淮今安徽泗州等處思明既破光弼欲乘勢西

入關使其長子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而立朝清朝義憂懼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許季常許叔冀之子說之曰主上欲害王悅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大事王如不忍吾等且歸唐朝義召曹將軍思明大將為宿衛失其名也告之遂以兵入思明覺踰牆悅等射中其臂問曰是何事悅等告以懷王即朝義也時封偽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詭馬也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以此緩之因急呼懷王者三悅等執思明於柳泉驛縊殺之並殺周摯使人至范陽殺史朝清張通儒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召諸部舊將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唐肅宗

卷三十四

軍律不行賊報不爽

五

李光弼屢挫史思明何以此番獨言其不可擊唐書各傳均未言其故竊常揆之思明屢敗俱係以兵攻河陽懷州今欲誘其攻洛陽故使謀宣言將士思歸使其來攻而破之並添調賊將以待不然光弼何以疊勝之後於此獨奏言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也然使僕固懷恩從光弼之令依險為陳則不受賊高原之薄及見賊無故委物而遁不以剽獲亂陣則不畏伏兵之發總之此番固敗於懷恩之不受節制若魚朝恩不沮郭子儀見前則郭李同心而光弼所不能約者子儀可以服之是懷恩之罪即朝恩之罪而為朝恩所沮者肅宗也噫安

唐肅宗

卷三十四

軍法靖亂

六

史本可以早滅而朝廷於其始不趕調邊兵而僅用召募見卷三十二當斷不斷以致賊如破竹頃刻之間竄據東京其繼以宦者邊令誠之譖而謀殺高芝仙封常清以致養癰遺患見卷三十二其後以奸臣楊國忠欲借賊以報私仇而偏令哥舒翰敗于潼關以致西京失守天子蒙塵見卷三十三國內其終用郭李而參以宦者魚朝恩以致旋用旋廢事無統一功敗垂成如火熾復熾均萬世之炯鑒也至安祿山史思明以叛君之賊遇叛父之子二人結局不爽毫釐夫何怪哉昔劉淵劉聰見卷十二白殘賊及以逆召逆各段石勒石虎見卷十五內亂各段內早已未能倖逃矣

河東今山西蒲州節度使鄧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諸將殺主帥而不問罪反許其自立節度使荒謬甚矣此與平盧之事何異見卷三既而絳州今屬山西行營討不居本鎮十三荷且開端內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此何等報耶不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王元振因矯命于眾曰來日修都統宅具舂鍤待命士卒

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執國其豐卒
食于前曰食此言無糧而卒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

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
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若輩仍當死乎

是國法素未仲明之故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今屬山西亦殺
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神將白孝德為帥後帥立帥處

不獲實于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慮其合從連賊非新
進諸將所能鎮服極是乃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

度行營官衙甚兼興平今屬陝西定國等軍副元帥發
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然則絳軍若不殺其主帥則

矣時上不豫上內制于張后外制于宦者李輔國二人不得
唐肅宗相見俱得疾上欲誅輔卷三十四軍法靖亂七

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
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殺主

反自以為功喻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
知有國法乎何能寬取此可以悟中道

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何能寬取此可以悟中道
也辛雲京聞之亦案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

諸鎮率皆奉法
時因安史之亂始置行營本以討賊乃賊未盡滅

而兵又屢變自非老成威望不能鎮服惟聽其自
立將實係乾綱下移不可為訓觀王元振自以為
功皆歷見朝廷舉動而竊有所恃也其後藩鎮之

屢殺節度不亦有所恃耶郭子儀為之大伸國法
頓使反側之徒一朝貼息使當路諸人皆有此識

唐室應無藩鎮之禍矣
兵少初到宜速戰實應元年

時史朝義圍宋州今安徽潁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
昌曰倉中尚有麩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

尉必救我至是李光弼與疾至臨淮今安徽泗州諸將
以官兵少賊兵尙強請南保揚州今江蘇揚州光弼曰朝廷

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賊不知吾眾寡
若出其不意當自潰乃徑趨徐州使兗鄆今山東曹州

節度使田神功自賊進擊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江
唐肅宗州府卷三十四兵少初到宜速戰八

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
夏以甯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

儻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義
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光弼進封臨淮郡王

彼眾我寡若稍懈怠賊必知之將以眾暴寡害不
勝言光弼力疾從事救危城以報國賀蘭進明等

見卷三十三戰功節烈兵法內聞之不當羞慚無地哉

借兵受辱實應元年
上時上皇肅宗俱崩大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
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昆伽闕可汗見卷三十三親以戰功

內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為史朝義所誅音成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信之清潭至可汗訝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三代時天子諸侯凡大喪與即位皆講清潭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乃起兵至三城山西歸化城吳刺城等處見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視軍遇于太原兵纒孺弱四千馬萬餘匹上令僕固懷恩往見之初肅宗以女妻登里可汗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欲入蒲關今山西蒲州徑沙苑子昂說曰自寇亂以來州縣殘虛供億無資且賊在東京屬河南今唐肅宗

唐肅宗 卷三十四 借兵受辱 九

南若入井陘今屬直隸以取邢今屬懷慶府洛今屬直隸永年今屬河南衛輝今屬河南懷府今屬河南收賊財帛先拔其乃

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曰然則趨太行道南據河陽

次陝今屬河南與澤今屬山西潞今屬山西河南今屬河南鄭今屬河南

制以雍王适帝長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及回

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

平章事以其黨於朝恩故也觀此而知唐此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命僚屬往見厚儀可汗責适不拜舞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行也何以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殞上皇肅宗也不應拜舞即當拜爭到至極處此說爭久之車鼻遂引藥子昂韋少華時為馬各鞭一百甚矣遣适歸行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少華遂死後贈左散騎常侍揚州大都督實賜一子六

唐肅宗 卷三十四 借兵受辱 十

唐屢借回紇之兵不厚待之固不可厚之而財殫

方痛盡禮之外尤須忍辱前收兩京已可見矣然

猶曰是時兵威未振尚宜從權也今則可戰之兵

不少賊首已殲只重用郭李二人調各節度兵授

儀而借兵回紇彼見從前百班供奉故藉入授為名僅用孺弱四千以餌唐家之賞而肆陵侮之雄雖有馬萬匹而兵既孺弱馬何用哉其首辱清潭旋偃雍王拜舞鞭少華至死其傲岸非較收兩京時為加倍乎無怪官軍怒欲合誅之而使王進退維谷是舍可用之兵將而求無用之夷人反受欺陵至於此極誠不知代宗何樂而為此矣

夾擊窮追 寶應元年

上召南北軍諸將問討賊計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蓋見其僅以羸弱來而又肆欺長孫全緒時為右金吾大將軍曰賊若背城一戰破之必矣若閉城死守未

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不能持久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李光弼取陳留今屬河南開封府李抱玉擣河北今直隸大名府先斷其手足然後縱反閒使賊相疑則滅可待帝

曰善命潼關今屬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戒嚴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父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

李光弼自陳留今屬河南開封府入會于洛陽原注孟津有橫水店今屬河南開封府孟津縣懷恩遣驍騎以其弱故以及回紇並

南山出賊柵東北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繞賊左舉旗為應表裏合擊大破之朝恩悉其精兵十萬

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

而入賊眾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副義燒明堂東奔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懷恩進克東京自李光弼前乘之

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于河陽不與共入東京防其變也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朔方軍亦掠汝鄭間死者萬計鄉無完廬皆蔽紙為裳朝義自濮州今屬山東曹州府北渡懷

恩及瑒復再敗之于是朝義鄴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節度使

唐肅宗 卷三十四 夾擊窮追 十一

薛嵩以相今彰德府安陽縣衛邢洛今屬河南府鞏縣四州降于李抱

玉恒陽今直隸定州曲陽縣節度使張忠志名李實臣以恆趙深定

易今直隸易州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即河朔北功請以副元帥讓

之詔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力更足矣昔李泌與肅宗言討賊之計請遣諸軍張聲勢以牽制兩京之賊而命建甯王與李光弼先取范陽

以搗賊巢俟范陽既取賊無可逃然後併力以復兩京見卷三十三今長孫全緒議擣河北以先斷

其手足然後縱反閒使賊內離則滅可待兩說大抵相同然李泌之計係出於賊正猖獗之時故萬

不可少刻下餘殃將盡直破史朝義則之偽官等自然不戰而降故卒以此收功而其得力處亦

在乘朝義敗走竭力追剿屢戰屢捷使其無地可容惜當年廣平王等收東京時未有如此力追見卷三十三收復計疏內故遺孽至此始摧合而觀之均可得其

要領焉

代宗 賊平又失布置 廣德元年

初史朝義敗至漳水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無舟諸將勸降心

可知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為營納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偽卻王師爭掠賞賚凡棄故而掠輜重者

唐肅宗 卷三十四 夾擊窮追 十二

未有不敗在王師徒恃其威孰知伏發擊退王師數十
里朝義遂走莫州今直隸河間僕固瑒追之八戰八奔

至是正月朝義閱精兵欲決死可慮亦承嗣說朝義將

驍銳還幽州今直隸與李懷僊悉兵五萬還戰可圖萬

全朝義從之承嗣即以莫州降送朝義母及妻子於瑒

朝義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兵追及之

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傳首京師僕固

懷恩與諸軍皆還時河北諸州皆已降降將薛嵩等迎

僕固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開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賊

起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由是李

唐代宗 卷三十四 賊平又失布置 十三

抱玉時為澤潞節度使本安與貴曾孫以安福山反聊

辛雲京表懷恩有貳心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一

苟安也何以得安因而授之以薛嵩為相衛今屬邢洛貝

磁今直隸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今直隸

定等處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為盧龍今直隸節

度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以兵惟使老弱耕稼數

年有兵眾十萬奏請名其軍曰天雄又選其曉健者萬

人自衛謂之牙兵

昔范氏祖禹謂唐失河比實自此始由任僕固懷
恩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不乎夫李郭何以
必不如是忠也試觀郭子儀以若大之功屢見挫

於魚朝恩程元振而毫無不馴之氣用之唯命聽

之亦唯命只以震恐致福卻不以阿附樹私何致

以賊平寵衰奏留嵩等即如李光弼亦屢受魚朝

恩之沮撓僕固懷恩之媚嫉及敗而引罪自貶命

往臨淮復由臨淮共克東京亦始終必勤絕不以

疑怨而生顧忌二人者一片純忠其謀國必不留

閒也夫薛嵩等舊為河北賊將雖歸朝廷不過屈

於威力如不分置他方而仍授以河北將鯨鯢不

離大海終恐巨浪復興懷恩胡乃挾以自重知有

私黨而不顧公家邪總之肅宗代宗知郭李而不

唐代宗 卷三十四 賊平又失布置 十四

重用以致賊勢縣延可息而不息反舍近而遠迎

回紇是即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也知魚朝

恩等之奸而不力黜以致國禍還流是即見不善

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也其所以災未及身者則

以郭李或退或進維持其間耳然兵連禍結獨非

災乎至李抱玉辛雲京曾明言懷恩有貳心是薛

嵩等不可分帥河北矣乃以厭苦兵革因而授之

抑思置薛嵩等於別道則兵革可以永息若仍居

河北是猶欲熄火而反添薪天下昏曠之人莫過

於是無他偷安之心愈甚而愈惑矣千古以來兵
端固不可妄啟而一啟兵端則善後之時萬不可
稍留罅漏即萬不可苟且自安此類是也

善禁暴掠 廣德元年

回紇部眾所過鈔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

陳鄭今屬河南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

城今屬山西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

其酋帥約無暴掠要領也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

自戮之更得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借此

無窮彼其妙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燧說

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願得其情得其與僕固懷僕固懷

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僊張忠志薛嵩田承嗣

等其子瑒仇勇不義天下亂人多出於此今內樹四帥

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今屬山西之志宜深備之抱

玉然之

唐代宗 善禁暴掠 卷三十四 十五

自古有用之人每於人所無可如何之事一入其

手便有主騰如回紇暴掠坐視不可禁之又不能

燧乃藉其酋帥以禁之並索其犯令必戮之旗然

鹵莽者必據此而竟殺之則反致生變燧又借死

囚以威之則毫無閒隙矣至探僕固懷恩之叛情

非留心時事者不能向回紇訪出人第見其說不

謬耳不知其探訪時用心亦良苦矣

功臣跋扈 廣德元年

初上詔僕固懷恩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言路出太原也

河東今山西蒲州節度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

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頓軍汾州

今山西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今屬山西李懷

光據晉州今山西太原張如岳據沁州今屬山西潞會

監軍駱奉先至河東雲京厚待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

懷恩亦奏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與以來

所在力戰一門死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論回紇

見本卷前借兵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

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

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子威神克滅

彊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攻城野戰身

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

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

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為李輔國讒聞幾至毀家陛

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社稷多之口拔臣於

汧隴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土人

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

仍係前說論回紇事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

燕薊時可汗在洛為魚朝恩猜沮已失歡心及臣護送

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

得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

臣劾奏故構為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

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

唐代宗 功臣跋扈 卷三十四 十六

有六往者同羅鐵勒別部背逆臣為先帝掃清河曲山西保德州一也男珍陷賊亡歸臣舍天性之愛斬之以令

眾士羅時事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合從滅賊三也

身與男瑒躬履行陳志甯邦家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

握彊兵臣撫綏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國難戡定中

原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

瑱之死初瑱討祿山以功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詔

司馬妻裴氏謀奪瑱位密表瑒強難制以兵襲之瑒擊

執或送京師賜死至上海位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程

元振以請托不遂誣瑒言涉不願與賊合謀生創官節

流播州賜死准西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播州今貴州遵

義府遵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

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

下皆云與驃騎時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

留數月不遣遠近無不疑沮倘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

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唯陛下圖之上遣宰相裴

遵慶詣懷恩諭旨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遵慶道帝

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嫌隙

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季光弼乎初魚朝

山之敗深志光弼程元振亦忘之二人用懷恩乃止欲

事日謀有以中傷及來瑒死光弼愈恐使一子宿衛志誠固止之

僕固懷恩功本不小然為臣而心迹不純固寵太

甚以致心勞日拙有取死之道四焉自樹黨撓奏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功臣跋扈 十七

不報懷恩遂頌軍汾州使裨將等守據祁晉二也

上書自訟只宜表功以自明其心並斥奸讒以清

君側乃云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悍然以

叛逆自命三也朝廷既命宰相諭旨示以不疑乃

抗不入朝又欲遣子宿衛竟以邪說而止四也種

種跋扈之形皆緣日見郭李顛覆可虞故因利害

而日謀趨避又自恃功勞遂因趨避而轉成要挾

其反情似尚屬騎牆而其舉動則直形背逆所以

隙隙大開不惟李抱玉辛雲京交章劾之即回紇

對馬燧見前亦係以其平日驕蹇之言為據追嫌

疑逼播四顧辭然則由騎牆而變為騎虎此固懷

恩肇變之由來歟推其原朝廷若不用魚朝恩等

妒賢嫉能則不致郭李自危而固寵希榮之懷恩

不至因畏而謀因謀而變也讀史者其平心論之

然僕固懷恩言雖不遜而足發代宗深省可見國

家措置乖方激成變局致跋扈者藉口觝排幾於

無地自容不至於此必不信也然不至於此無從

聞也究之事到得聞時悔何及哉噫可畏也已

威望卻敵廣德元年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功臣跋扈 十八

初唐自武德高祖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

府開元中置朔方今陝西今鄂爾多斯市山隴今甘肅

河西今屬甘肅安西即吐魯番今甘肅北庭今吐魯番諸節

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緡帛為軍資，開屯

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以上均

邊者因時，制宜之用，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中

原則又傾邊兵以入，援非顧此失彼乎？謂之行營，留

兵單弱，數年之間，漸為吐蕃蠶食，自鳳翔、鳳州、西

邠州、邠州、以西，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寇，遂入大震

關，陷蘭州、廓州、西甯州、西河州、西都州、西

南州、西華州、西秦州、西渭州、西隴州、西

南州、西邊將告急，無兵之故，於是時安東已

不以聞，皆李林甫、楊國忠之故，十月寇至涇州，今甘

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威望御敵 十九

天原注今陝 武功今屬京師震駭上幸陝詔以雍王适

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今屬陝西，以禦之

子儀聞廢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

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

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遇之，其

何居真死，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為，出

幸陝州，今屬河南，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

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

開口不言，寇不敢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原注在

安府，咸循山而東，遇射生將王獻忠，以毅騎叛，劫諸王

奔虜，子儀讓之，謂責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關

武關，今陝西，有防卒及亡士，軍士因亂，子儀命王延昌

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

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

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今陝西同州，徵

子儀詣行在，不命逐寇而命赴行在，為周華陰縣，徵

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蓋其職此說，明則君自悟

真純也，若兵出藍田，今屬陝西，寇亦不敢東向，行在也

許之，鄜坊，今俱屬西，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

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州，今山西，陝商華

西同州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

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今屬江蘇，軍使張知節將兵繼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威望御敵 二十

之全緒至韓公堆，原注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擊鼓張旗，幟夜

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

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眾遁去，高暉東走潼關

守將李日越禽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

邠甯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緱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

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今當在甘肅，節度使馬璘將精

騎千餘人赴難，轉關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

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子儀遣子晞與璘合軍，虜

陳湮水，晞以兵少，俟賊半渡，擊之，斬首五千級，明日吐

蕃復至，璘開懸門以待之，吐蕃咤曰：此將軍不惜死，宜

避之，遂去，是冬吐蕃陷松州，今四川，維保州，今俱屬四川，三州

于是劍南西山原注即大雪山亦名諸州原注謂松茂達婆山今俱屬四川諸州原注謂松茂達婆山今俱屬四川皆陷

吐蕃數年之閒乘中原不靖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而唐未聞發一兵皆程元振誤之也唐於郭子儀

信讓罷黜不肯少寬一旦有警又急欲藉以馳驅

若非此人威望被大軍逃潰何從復振諸將雖漸

起勤王而吐蕃心無所怯豈遽惶駭遁去獨笑代

宗僅以空詔命其為帥並不問其管領何軍及遣

王延昌奏請益兵又遭程元振退抑君昏庸而臣

又奸頑其得以播越不久者誠萬幸矣而吐蕃所

以俟來倏去者一畏唐之兵將尚強一以人心不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咸亨御敵

二十一

服較惡安史為更甚一以荒服之夷不能治中國
故掠攘一空即飽所欲不然豈不危哉

議遷都 廣德元年

時天下以吐蕃之亂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

乃說帝都洛陽徒欲為己彌縫而不顧國是帝可其計郭子儀

疏曰雍州在馬貢為雍古稱天府右隴今甘肅蜀今四川

左嶠山名今屬河南函漢故關今東北襟馮翊終南

西今屬陝西大華今屬陝西之險背負清渭唐渭州即

至陝西同州府華陽縣濁河即黃河今出甘之固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

成帝業也後或慮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

關定天下太宗以來悉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肅宗

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

皆市井之人竄虛名逃實賦兵名無實一日驅以就戰

有百奔無一前又宣豎掩迷庶政荒奪指魚朝恩程元振等蒙蔽以致

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且都洛

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實服不滿千

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噪千里蕭條亭舍不煙觀此而知

皆如此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陛下意者

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曹

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

節用甯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充食抑闕

寺任直臣此疏皆切時務而此薄征弛役郵隱撫餼委

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

可冀惟及時邁亟還見宗廟謂南陵再造王家以幸天

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

是時代宗因吐蕃之亂尚在陝州程元振即欲乘

勢遷洛陽微子儀之疏則長安必致荒蕪根本既

動吐蕃將視為遊獵之區且恐梟雄乘間據之扼

守四塞遠結邊夷內侵腹地唐事直不堪問矣可

異者郭李之才肅宗於未即位前即藉其力而尚

唐代宗

卷三十四

議遷都

二十一

恐無以賞之。見卷三十三諸封即代宗為廣平王

屢與共事當久已深知况邊外諸夷尚且畏服即

有魚朝恩等讒聞無非謂其心不可測耳而用其

略削平天下業經十餘年豈有心存叵測而毫

無背逆之形乎肅宗代宗固幾經見其可恃又幾

經見其無他矣乃動輒信讒而黜之事急始復召

用幸而尚可補救而所失已多如不黜郭李則吐

蕃不至近郊畿又安有遷都之說耶

從諫黜奸 廣德二年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

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狠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從諫黜奸

三十三

狠出幸。見本卷前威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畏

元振遷延不敢行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

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

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坊委近習。監郭李而

日引月長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

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諸地指近畿叛

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

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

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

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

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

放歸田里十二月車駕回長安郭子儀餽百官諸軍奉

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乃賜鐵券

圖形凌煙閣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

安復規任用京兆禽之以聞敕流秦州今貴州思

唐之亂實由於疏元功委近習以致日引月長觀

柳伉疏詞忿激祇緣國勢垂危而君心不悟故激

昂慷慨以為大聲疾呼而代宗絕不以抵觸見罪

立將元振放流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賢

於飾非拒諫者多矣一節亦可維持關繫豈淺鮮

哉

善計失時不戰弭亂 廣德二年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善計失時不戰弭亂

三十四

初上之在陝也顏真卿時為刑部尚書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

許至是命真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

在陝臣欲往以忠義責之此可以職其使之赴難救國

難即以解釋一切猜嫌縱使懷恩尙疑而乘彼猶有可

此期會以開導之必能信從真絕好機宜也彼猶有可

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能勤王退不能釋罪召之

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偃李抱玉魚

朝恩四人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

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邠州今屬別駕知懷恩有異志

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

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

矣上然之已而真卿不果行僕固懷恩反謀取太原今

西太原府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

而還，遂圍榆次。今屬太原府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

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撫河東

今山西汾州府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

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

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十

將名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

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

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

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

走靈州。今屬甘肅甯夏府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

唐代宗善計失時不戰，孤亂。卷三十四 善計失時不戰，孤亂。三五

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

命韋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

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

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代宗命顏真卿論僕固懷恩入朝，本屬保全功臣

之心，但用於在陝時則恰當，用於寇退後則失時，

即真卿所謂進不能勤王，退不能釋罪，則嫌隙更

深，召必不來，此亦差毫釐，失千里也，不得已而欲

以郭子儀收召其兵，不戰而服，亦屬甚善，無如懷

恩以事久而無可挽回，迨子儀尚未出京，而叛旗

已豎，然將士一見子儀，遂皆反正，非其平日恩信

深入人心，而能若是乎？人以此謂代宗不早命子

儀而不知其時不可待矣。由今思之，朝廷宜於懷

恩上書自訟時。見本卷前功臣改歷內不遣裴遵慶而遣子

儀，不惟懷恩之將士無他，即懷恩亦可因子儀之

開導而頓釋疑畏，以其素所信服故也。念及此，又

不能不恨魚朝恩程元振等之遺誤，是懷恩之不

幸而亦唐之不幸也。代宗信不及人，數語真明主

悔過之言，而優待懷恩之母，亦寬厚得宜，覺漢高

之待韓彭，相去天淵矣。

功臣略判低昂。廣德二年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衝。

唐代宗功臣略判低昂。卷三十四 功臣略判低昂。三六

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

今山西蒲州府中，為始從之，旋以子儀為尚書令，

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

戟寵衛，子儀堅讓，且言太宗嘗受此官，故累聖曠不置

員，豈可徼私老臣，曠大典，况用兵以來，借賞者多，至身

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

老臣始，帝嘉許之，初上之幸，陝也，徵李光弼兵不至，見本

卷前從諫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

時封臨王，糧運引兵歸徐州。今江蘇光弼母在河中，上恐

遂成嫌隙，數遣使存問，已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

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指顧號令，諸將

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所封之地也詔不許至是卒贈太保諡武穆

郭季一生功業不相上下而性情人品子儀究純於光弼其用兵以寬得人而不同姑息已有學問至為朝廷任事如罷兵則先從河中始並當作法審官之時欲除僭賞而先辭中書令殆即聖人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者歟所以將士皆畏而愛之以此帶兵天下安有難馭之人哉而善處嫌疑氣度冲和前已敘及茲不必贅然王通所謂以不校處謗亦恰合焉光弼亦屬純正惟晚節稍有不全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功臣昭判低昂

二七

之憾雖見迫於奸邪之疑誠而擁兵不赴難較之子儀以二十騎起兵遂卻吐蕃見本卷前成望卸敵內大相懸絕矣代宗厚待功臣能於覺瑕將搆之際竭力周旋蓋有見於僕固懷恩而始出此歟然光弼不過白圭偶玷並非懷恩可比即過厚亦屬無傷不然如明皇之待祿山則遺患無窮厚待人者所以貴先知人也

善卻寇善禁掠 廣德二年

僕固懷恩至靈武今甘肅甯夏府甯州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勤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謁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歷代籌邊略

〇一五

從遂引回紇皆屢次助討有現並縉嬖婦乃以懷恩吐之誘而亦同來夷人不可持也如此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今陝西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軍士在邊者欲言其歸而將散也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已而懷恩與回紇吐蕃進偪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持重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高陵在陝西之南寇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善卻寇善禁掠

二十八

驚愕不戰而退至邠州攻城不克遂遁先是子儀使其子晞時晞以檢校尚書將兵救邠州晞繼士卒為暴邠人嗜惡者市井之貧納賄竄名伍中因得肆志此謂市人皆譁然怒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亦解盛怒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載頭來矣甲士愕秀實因曉之曰副元帥尚書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語從容喻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其言音動以言切實之利害

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謹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僕固懷恩以猜嫌疑，似激成叛逆。代宗自始至終，欲曲全之。至亂兵震動，猶下詔排解，一片推誠為

自古待功臣者所未有，而懷恩竟怙惡不悛，真冥

頑矣。子儀謂懷恩之士多其部曲，且係乘亂圍歸，

不忍以鋒刃相向，其後似出意料之外。想為回紇

吐蕃所挾制，又從逆已久，故舊德若忘耳。然深入

利速戰，禦遠寇，利堅壁。且先示怯，後夜陳，變化離

奇，可以奪敵之膽，亦未始非其舊部大服恩威，各

有懈心，故懷恩因而氣餒也。段秀實痛懲驕兵，人

所難能，然其先必初將悚動郭晞一番議論，熟計

於懷，遂按軍法，毫無顧忌，猶且迎其盛怒而直前，

可見胸有成竹，乃能履險如夷。此當與馬燧卻回

紇見本卷前善，合觀，可以泛應曲當焉。

強兵於農永泰元年

以李抱真為澤潞今俱屬山西，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

上黨今屬山西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

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

習射，歲暮都試，言聚而考其射也，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

萬，既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唐制，取民於賦役兩端，設租庸調名目，令民每歲

唐代宗

卷三十四

善御寇善禁掠
強兵於農

二九

不出賦者，即服役，不服役者，即出賦，抱真即就舊制而變通之，擇三丁中之壯者，免其賦役，而令農隙請武，歲終課試核實，是不費廩給，而養成勁兵，仍不曠其農事，富強兼備，使唐世早行之安有天寶之亂乎。安祿山叛，天下無兵，招募者不，郭子儀足禦，故賊頃刻而橫行天下。正好議命天下皆用此法，而令行營之兵，仍回諸邊，如此，則中原不至空虛，而吐蕃諸寇，亦可以禦，乃朝廷於抱真之法，並未聞通敕做行，未免疏也。

休兵善後永泰元年

唐代宗

卷三十四

休兵善後

三十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父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互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贏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今陝西，有吐蕃僕固之虞，今陝西，有鳳翔今陝西，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今俱屬四川，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志

唐制，取民於賦役兩端，設租庸調名目，令民每歲